撫畿奏疏

遵　旨會議魚葦課稅疏

為遵

旨會議魚葦課稅懇乞

聖慈察原奏杜牽擾以信

明旨以安

黎甸事卷查萬曆二十八年八月內准戶部咨該

真保薊永開礦兼管魚葦課稅太監王虎題爲

魚葦課稅查勘有序敬陳久便長策事內稱寶

坻縣葦地無論

宫監等衙門勳戚勢豪每葦柴十束俱二八抽分

濱海魚船魚網各照大小每季徵銀五两一两

三二錢不等及稱天津衛靜海縣葦地船網已

經查過取有印信文册其滄州新安雄縣等數

處尚未回報併稱土民首報開墾荒地一槩查

徵其原奏四萬之數亦可取盈等因節奉

聖旨這所奏寶坻縣等處葦地船網已行查完的依

擬徵收稅課銀两觧進應用其未完的及開墾拋

荒地土州縣數多尔還會同撫按屯田御史等官

上緊查勘具奏不許侵越各處稅課疆界重疊徵收其原奏官夏榮作威生事戒諭不悛本當重治姑着回衛立限與他該部院知道欽此欽遵備咨行臣會同巡按屯田各御史上緊會勘酌議停妥限九月內回奏等因本年十二月內又准戶部咨該太監王虎題爲遵奉

明旨敷陳利弊懇乞

聖明乾斷以裕

國課事內稱順天等府各州縣開墾水田極多併

各開耕荒地亦多及成熟地止納穀三升備賑
並無解支何項衙門議要按畝起科歸併徵解
及稱各州縣有七十二衛屯地向因重差苦累
拋荒姦民侵占承種議要釐革仍歸各軍除納
屯糧外優免雜差併徵差銀解進又稱天津慣
蘆沿海一帶葦場晾網地土俱被鹽商堆架鹽
包鹹瀉地土寸葦不生且設立灘竈就近葦草
刈割煎燒殆盡復將大草編織為席盛置鹽觔
而以葦草做繩綁之沿海葦地盡被偷割職

堆积每包徵銀半分盛鹽席包草繩每包徵銀
一分灘竈每月徵銀二錢俱於鹽商名下追解
等因奉
聖旨這所奏官屯民地開墾荒熟水田徵糧查復并
鹽商侵占葦地堆垛刈割葦草等項徵稅情由俱
依擬會同撫按屯田巡鹽等官查勘明確奏請定
奪毋虧國課亦不許困累地方立限與他該部院
知道欽此欽遵備咨行臣遵照勘議定限次年二
月回奏等因各到臣節經案行天津易州等道

各查勘酌議會詳去後近據天津道兵備叅議
張汝蘊帶管易州道保定府知府汪治會同井
陘等道兵備叅政鄭一麟等議呈照得
畿南六郡連遭荒歉百姓日不聊生荷蒙
朝廷蠲賑平糶多方救濟猶不免於溝壑豈宜額外
橫征以重困之據該監題議魚葦等稅除天津
靜海附近寶坻縣地方沿海葦地各有
官監部衛等衙門管理外其腹裡州縣如保河之
新安安州任丘雄縣等處間有産葦處所皆係

徵糧民地原非海濱沮洳荒地可比魚網船隻
皆派徵落地稅銀亦非先年銀魚廠舊額且落
地商稅無物不徵乃復加以魚葦稅課俾一物
二稅災民其何能支至於開墾荒熟水田納穀
者貯以備賑徵糧者自有正額勢難箕歛獵取
京衛屯地棊布州縣民間典種完糧所從來久
不宜輕議以開競奪之端鹽商中鹽已納引價
餘沒堆染絹席尤難另稅以滋商竈之苦今該
監所差參隨等役徧布州縣肆行騷擾男婦震

驚非惟民命難堪抑且有背
明旨合無呈乞亟賜題
請以安民心以紓民困等因到臣該臣會同巡按直
隸監察御史安　何　屯田御史趙
巡鹽御史吳　議照
畿輔地方幅員不過千里物力止有此數往蒙
聖恩允臣等會奏以順永真保等七府屬張燁共定
稅七萬兩以河間一府屬馬堂仍舊入天津稅
額一切魚鹽凌雜可稅之物何者不在其中迺

兩監復奏增鹽課二萬六千兩則
畿內八郡之稅已不啻十餘萬金此南北各省所
未有也而奸弁夏榮者復借查復銀魚廠之名
謂魚葦課歲可得四萬兩誤蒙
皇上過聽准行王虎督理盖海濱漁樵之民聞風駭
慄弃業遠竄者十家而七八矣然夏榮原奏亦
止言寶坻有南北二魚廠有葦地五千頃而已
未嘗偏及於內地也又未嘗擾及於各郡之魚
鮮葦席別置稅也

皇上明見萬里
德音煥發亦止云寶坻地方先年設立銀魚廠歲
進銀魚及葦課銀兩以供祀享
御用着查照舊例以奏未嘗令例外搜括以必盈四
萬之數也乃該監逢迎以爲忠謂非四萬不足
以副
皇上之命叅隨等夜乘機而播弄謂非多方漁獵不
足以滿取盈之數今日出一計明日增一議由
寶坻而株連於各郡由魚葦而蔓引於土地商

竄不知其去原奏愈遠而事體愈不可行也盖
海濱葦地多屬
宫監部衛及勳爵管理臣等不能盡知若保河内
地如新安雄縣任丘吳橋等處間有蹄涔之澤
皆經丈量定賦寸觧尺草莫非惟正之供其去
海或三四百里五六百里而一槩牽擾何爲州
縣落地商税已盡錙銖而另坐船網及鬻魚鬻
葦席者多或百兩少或六七十兩今且延及真
定之三十二州縣即井陘獲鹿僻居山谷去海

千餘里亦一槩牽擾何爲民間砂鹻窪地耕種
難而收穫薄有司爲設法招墾歲納穀三升備
賑然一遇水旱輙復棄去今欲畝徵銀三分民
有釋耒耜走耳近河地有水可漑民或引爲稻
田然水耕水播視是田勤苦百倍而僅穫一石
之入今除糧差外畝加稅三分惰農何幸而良
農何辜軍屯與民地犬牙相錯彼此典種誠有
之然屯糧衛差供辦無異矧先年業用典價胡
能一旦奪之自設有屯田御史以來立法申禁

不知幾人即臣待罪郊圻數載凡民種軍地者或責其津貼軍絕者或令雇軍不知費幾番心思若欲盡奪以還之軍勢必不行且免軍差而徵差銀以解衛所偹役誰與出辦其說尤窒礙難通且夫官屯民地普天所共有也其於原奏銀魚廠若風馬牛之不相及而泛漫牽擾不巳又何爲鹽商中鹽巳納引餘竈戶煎鹽巳輸季課乃鹽包堆垛以爲侵地而稅繩席葦草以爲偷竊而稅窮搜苛索猥瑣尤甚言利至此不亦

輕

朝廷而羞千載之史冊耶若乃叅隨等役百十爲群

分布州縣邀索商貨以及窯井菜畦果樹之類

無不嚇取銀錢又題奏所未及該監所不知者

其爲民生困累可勝道哉臣等嘗恭誦

皇上屢旨一則曰不忍加派小民令查葦丈地計畝

增稅若干其於加派何如一則曰不許重疊徵

收今馬張二監各有額稅復每處坐百數十金

其於重疊何如一則曰不許侵越疆界今以海

濱魚廠之稅而濫觴於
邦畿千里之內其爲侵越何如此非所以奉
詔令而一觀聽也三輔比歲洊饑流莩載道重以蝗
癘之災戶口耗損盜賊嘯聚所在縱橫仰荷
聖明軫念子齺予賑兩歲中發賑糶米四十萬石閭
閻方驩呼共祝
聖壽曰賴我
聖天子得起死而肉骨也夫其救死之不贍常賦之
不能供矧加以徵稅而益以重疊非所以體

聖心而廣
恩澤也臣等嘗致書王虎會議大要謂稅課難增民
窮當恤虎答書云惻隱之心人皆有之第所處
之地不同非取盈四萬將惴惴難免罪戾耳不
知
皇上以六合爲家藏視此四萬金奚啻太倉之一粒
皇上以
京畿爲堂寢視億萬災黎奚啻痌瘝之切身數十
萬之米可捐何有於四萬金乎十餘萬之稅已

苦不支忍益以四萬金乎兩奉
明旨惓惓令臣等勘議明確蓋誠知海濵彈丸魚廠
必不能取四萬之稅又知各州縣坐派魚葦及
荒地屯鹽之擾非原奏所有且重疊捆累無已
故欲臣等斟酌可否以俟
聖裁也稅監所司者稅惟言多不敢言寡臣等切職
地方祗承
德意謹具陳利害會疏上
請伏乞

皇上燭奸弁之原奏本出虛張
審稅監之廣搜尤屬滋蔓
憫災黎之不可重困
念額稅之不可復增霈然下
恩綸撤回該監其魚葦等項仍舊盡歸馬堂張燁額
稅數內則海壖稍止愁怨之聲萬姓稍解倒懸
之苦是臣等所大願也如或以銀魚廠先年曾
有建設今姑暫復以濟
御用則乞如

前旨備查舊例或照稅監前議及原奏地方止於寶
坻天津近海等處已經查過者每葦地一畝量
加稅一二分每船網量起稅數錢酌定多寡數
目令有司隨季徵解該監轉行解
進候
大工完日停止其餘不近海州縣雖有零星魚葦不
係銀魚廠原糖者悉行罷免至於坐地葦席魚
蝦之稅自在馬張二監稅內其開墾荒地水田
一仍舊納穀備賑及辦本等糧差軍民屯地仍舊

佃種安業商竈席草聽其採取供課俱不許別
行騷擾則無藉姦徒不得假查地查稅之名以
鼓益熱益深之禍各郡縣吏民獲偷旦夕之安
則旦夕之幸也臣等遭逢
聖主比肩而爲役
畿內私心顧
天惟跂望
皇上漸罷榷採以覆露元元今恪遵會議第以魚葦
一稅爲

詔又不得已而持兩端仰候
裁定人將謂臣等不能以堯舜事
君至同論事於月攘臣等無所逃罪惟
聖明超然遠覽曠然
寬恤有出於臣等願望之外使天下稱
大聖作爲非愚臣所能窺測不勝幸甚干冒
天威無任戰慄隕越待
命之至等因奉
聖旨未下

畿民萬分危急賑救已窮懇乞再賜興發疏

爲畿民萬分危急賑救已窮懇乞

天恩再

賜興發以安根本重地事本年二月內准戶部咨題

覆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何　僊請勘災原疏

併覆臣去歲題報秋災疏揭伏蒙

皇上軫念元元

允發臨清倉米十萬石聽臣等徧行賑恤

恩澤至渥一時閭閻待哺之衆莫不喜色相告曰

聖天子實生我然無奈旱荒日甚流殍日多升斗之水不足以潤涸轍壺簞之給不足以充枵腹也先是臣於去歲十月內竊見饑饉已形預行各州縣查審貧民災極重者定以十二月初次重者於十二月中稍輕者於今年正月各設廠煮粥以濟至二月內復通行廣收且慮米不可繼定以每日散穀豆四合聽其拌糠粃和菜根而食然通計各郡每日領穀豆者止一十八萬四千餘人其遺於粥廠之外者不可以數計也臣

又於去歲八月內竊見倉廩已匱預行各州縣
權收本色俟今春平糶除大名府無災收過九
萬餘石其保河等五郡共一十五萬石有奇而
真保順廣四郡復借動庫銀收買米穀約九萬
餘石今俱次第發糶然惟中戶有餘者可得之
其貧而無錢不得糴者不可以數計也臨清賑
米陸運者已至今方計口授食惟保定水運稍
遲約五月初方到即人給一斗亦止給百萬人
耳其遺於賑米之外者不可以數計也況去秋

無雨種麥甚少三春亢旱根苗盡枯今芒種屆
期而秋禾尚未耕播臣近日单車親行郊野經
歷州邑但見黄埃滿目啼號載道得賑者僅綏
旬月之死而莫保其終未賑者欲延旦夕之生
而不能少待事勢至此雖欲不哀鳴於
君父之前不可得已除奏報夏災容臣通查輕重分
數另疏上
聞外卷查去年臣題報秋災議
請賑米十五萬石併留臣衙門及南北按臣應解贓

罰一年而戶部題覆止准米十萬石盖以秋災雖重猶庶幾二麥之豐登也今麥復失望矣而保真之饑爲甚臣請於天津截留漕米六萬石容臣分發於保真所屬五十二州縣再行普賑則二郡之溝瘠或可復起乎廣順之饑永邯爲甚而大名所屬元魏等邑與廣郡爲鄰見收貯本色雜糧三萬一千餘石臣於三月終先行令暫貯勿糶以備永邯等處緩急今勢已急矣臣已行廣順二郡酌量所

屬應賑應借若干即就近於元魏等處運取其應解錢糧即於廣大二府去歲平糶米價內暫借起解事完容臣查覈賑者咨部請銷借者仍追原價則二郡之菜色或可少甦乎然臣特就目前區畫耳倘十日之內而雨有麥者猶必穫升合過十日而未必雨則麥無遺穗矣五月以內而雨有地者猶可播晚穀過五月而未必雨則野無餘糧矣危急存亡之勢將非臣所敢知而救焚拯溺之計尤不容不再

實也伏乞
皇上憫念堂皇赤子實繫
國家腹心
勑下戶部速照臣議題覆上
請傚
賜施行則
雨露垂始終之澤孑遺蒙
再造之仁厥關於近甸安危匪淺鮮矣臣無任顒
天祈懇之至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覆稱除元魏等縣見貯本色雜糧賑借廣順二鄉以廣大二府平糶米價借抵廣順起解錢糧俱應准從外其截留漕糧一節隨行准雲南司付稱漕糧京儲正額太庾積貯無幾惟天津倉見貯粳米粟米可湊四萬發賑等因回付前來看得漕米時值旱乾儹運不前枵腹災黎安能久待若動天津倉粳米三萬三千五百七十一石四斗二升二合再湊粟米六千四百二十八石五斗七升八合共湊

四萬石不足之數地方官另爲設處則搬運刻
期可到貧民滌金可炊仍俟尾幫經過之日照
數截留補還該倉深屬便宜呈乞裁酌議覆察
呈到部爲照畿南地方乃
神京之肘腋根本之重地三年以來非澇則蝗非霾
風則酷日災沴異常相仍疊見去秋歷今亢暘
爲雪夏麥巳枯秋禾未播幸免溝瘠者百中一
二耳視往昔災荒殆又甚焉設方賑濟其如倉
廩匱竭何雖正月內巳蒙

皇恩發臨清十萬之糧頒前之賑濟尚未遍及而今之啼饑日又益甚撫臣单車徧歷目擊野殍不得已復疏為民

請命乞留漕米六萬石賑保真二郡災黎以元魏等縣見貯本色雜糧賑借廣順二郡以廣大二府平糶米價借抵廣順起解錢糧通融緩急酌宜濟艱具見苦心實政均應依擬為當惟是漕糧係關京儲正額原非備賑太庾積貯無多似難

擅動但

畿輔災祲頻年小民困苦殊甚所當從權酌處旣
經具題前來相應覆
請恭候
命下本部劄行天津倉將見貯稉米三萬三千五百
七十一石四斗二升二合粟米六千四百二十
八石五斗七升八合聽保真撫按官委官領回
分發保真二府州縣分別極貧次貧徧行普賑
如有不敷地方官各自設處仍俟漕糧粟米尾
幫經過之日照數截留補還該倉元魏等縣見

貯本色雜糧三萬二千餘石分給廣順二府酌量永邯等縣災傷重輕隨宜賑借一應搬運舟車脚價各該州縣自行處備廣順應解錢糧准於廣大二府去歲平糶米價銀內暫借起解俟二十九三十兩年秋成追還務使官糧粒粒不虛矜腹人人得濟其未盡事宜可禆荒政者悉聽便宜舉行一面嚴加廉訪有實心賑救視民如傷與尅減營私怠玩官員從實舉劾毋避嫌怨畢日將動支倉米賑借抵還并平糶米價抵

餘錢糧等數目逐一查明造冊送部查考[illegible][illegible]

聖明裁定

勑下臣等移文各該衙門遵奉施行等因奉

聖旨畿輔災旱相仍民困已極這與發事件俱依擬

行未盡的着該撫按便宜設法處置仍[illegible][illegible]大

小官員俱要協心共救毋分彼此怠玩貪肆[illegible][illegible]

聽劾參重處欽此

畿甸旱災頻仍自劾奉職無狀疏

爲

畿甸旱災頻仍自劾奉職無狀懇乞

聖明亟順人心迓

天和以保安

宗社事臣惟

京畿天下根本本安則天下安本危則天下危然

安危之機實在民生休戚未有饑饉薦臻流亡

無算民命懸於旦夕而猶可幸根本之無危者

也自萬曆二十六年九月至二十七年五月大
旱無麥是秋復蟲澇無禾二十八年春民死於
饑疫者不下數十萬人至夏秋復大旱無禾節
經臣具題撫臣勘報仰蒙
陛下軫恤孑黎予賑俾臣等得以殫心救濟
畿南赤子猶幸有孑遺者夫孰非
陛下再造之恩乎然洊災已歷三載賑貸非止一端
公私之蓋藏盡竭閭閻之枵腹日多煮粥所救
止於老弱借貸所給不過斗升無産者既輕去

其士有地者亦無處鬻錢臣近日盡屏騎從以
単車廵行州邑竊見樹皮剝盡黃塵滿目沿途
遮擁而泣訴者皆菜色之衆其折屋棄地而逃
携妻子荷筐釜而適樂郊者十家而二三矣近
據有司揭報有身充礦夫不能度日遂殺其病
子而食者矣始猶望麥以延未死今麥已絕望
也所望獨在秋禾今小滿過期而猶未雨芒種
當候而禾黍未耕播也寧獨貧民不免於死從
即有百畝之地中產之家皆向臣泣訴懼天菑

之不測死亡之無日臣亦相對揮涕恐天未悔
禍併臣未知死所也臣齋素雩禱已四十餘日
昨以初五日親詣
北嶽廟竭誠致禱謂神實司水德願以身爲請庶
幾下救萬姓之命上慰
聖天子雲漢之憂頃之有白雲一縷從太行山起至
午刻黑霧四覆雨將驟至忽有怪風自西北來
橫衝直掃砂石俱飛雲盡散乃止臣乃仰天痛
哭曰是何妖孽而敢姦

上帝之膏澤臣與萬姓誠不知死所也臣奉
陛下任使叨撫六郡將三年於茲自惟薄德不足以
孚神明微誠不足以彌災祲恒暘恒風惟臣有
咎臣敢不自劾以俟
斧鉞之誅顧復自念微臣於
國家一狗馬役耳職業之弗脩不惟
陛下可顯斥臣造物者亦不難陰殛臣何足為有無
輕重哉惟是嗷嗷萬姓
天實生之豈其忍終絕之

陛下實君之豈無所以挽救之三

陛下父

天母地動則為陽靜則為陰 [illegible] 與天流通一變

動天為陰降感念所 [illegible] 感胡以

邦畿千里之內屢頻年 [illegible] 胡仰屋

聖慮至

密禱宮中而甘澍未應若是此其故不可不繹思也

况旱久河竭自清河故城以北皆運道淺艱非

得雨莫濟此

京師命脉所關尤不可不深懼也夫

天無心以民爲心

天無視聽以民爲視聽凡人情之所懽忻鼓舞冀得

如願者即

天之所悅也凡人情之所咨嗟愁歎弗獲如願者即

天之所弗悅也

陛下數年以來獨疑獨斷而不聽大臣諫議者凡幾

事政府部院臺省諸臣章百十上而不蒙

省納凡幾事蓋可僂指數已

陛下為
天元子
皇長子則
天之元孫也年已二十而
三禮未舉古今有是事乎天性室家之願未諧喜
氣未洽而欲感天地陰陽之和難矣開礦起自
真保榷稅始於灣津本為不忍加派而取諸山
澤關市自然之利今朘削橫行者天流毒視漢
唐季佐藏瓊林之積斂怨不啻淡矣臺省為

朝廷耳目久苦乏人考選諸臣至二三年而不蒙用

忠讜何由上

聞况十數年來直亮端方之士有因事譴罷者有無故斥逐者總計以百十數其人多素負忠義可爲國幹而使之禁錮以老視漢唐季黨錮之幽憤又何異乎言官忘身狥

國至有嬰

龍鱗坐犴獄者中外無不痛惜若無罪紳衿徒以榷採忤使者意至逮繫數十人拘之桎梏孝婦含

究三年不雨今寧止一孝婦也臣愚竊願
陛下
亟從禮官請擇日舉行
册婚大禮以答
天地神人之望
亟從戶部請悉罷天下礦稅以絕寰宇愁怨之聲
亟從銓部請
簡任考選臺省併起用廢錮諸臣以紓忠良欝塞之
氣

亟從刑官請盡釋

詔獄諸人以雪圜土戴盆之冤則太和溢於

上下協氣流於兩間

靈雨速應百嘉鬯遂遺黎起於溝壑河伯助其漕

輓

京畿安而天下舉安臣雖罷歸田野有餘榮矣蓋

古者遇旱或詔求直言或令公卿群臣極言得

失况今天變民離日甚一日

國家安危繫命於旬日之一雨而氣機旋轉總握

於

聖主之一心若或視臣言爲迂遠徒以遣告彌文付

之祝史竊恐方蹶方雹之天未必可徼幸而弭

死爭命之民何事不可爲至此時而後以不職

治臣臣即死何濟於

國事哉臣披瀝血誠冒干

天聽無任戰慄隕越待罪之至等因奉

聖旨未下

遵例奏報異常旱災疏

爲遵例奏

報異常旱災懇乞

天恩亟

賜破格蠲賑以救孑遺以安重地事據保定府申稱

奉臣憲牌仰府即行各該州縣掌印署印官親

歷所管地方查勘要見該州縣額地若干頃畝

去秋今春曾種有二麥若干頃畝目今約可

收幾分計被災傷幾分併查秋禾曾否佈種四

境流移多寡逐一從實開報以憑具
題等因奉此備行各屬查報去後續據易州安州
定興安肅新城蒲城唐縣慶都容城束鹿淶水
等十一州縣各申稱自去秋不雨三冬鮮雪歷
今春夏霖澤未降風霾日作二麥全無蔬干
分至於秋禾俱因久旱土乾毫無佈種但見菜
色滿室號聲震天幸賴設廠散穀請米施賑是
以四境之民尚戀故土流移卅多寡恐自此以
後請米既盡倉穀難繼彼饑餓迫身之眾[illegible]

保無流亡相應亟請蠲賑又據祁州清苑高陽
完縣深澤新安蠡縣雄縣博野等九州縣各申
稱查勘得去秋今春夏雨澤未降鄉城傷村閭
閻種有二麥不過一分亦旱枯稀薄被災九分
以上秋禾全未佈種四境流[illegible]一聞放賑各來
復業賑米不足又復失望逃散等因到府看得
府屬州縣連歲災荒閭閻困苦屢經兩院軫念
時[illegible]題
請發倉賑濟民賴存活所冀今歲秋穫以延殘喘以

完適負乃春夏不雨千里如焚二麥既已枯槁秋禾全未佈種民心皇皇莫必其命況今亢旱日甚民生日蹙樹皮草根剝剝殆盡雖有賑米可緩須臾之死而家無擔石安給俯仰之資倘過此不雨流離殍殣勢所必至將有鄭家之圖不能繪雲漢之詩不爲誣矣合無亟賜題

請分別蠲賑以救時艱等因又據河間府申據滄州南皮肅寧東光獻縣故城寧津興濟慶雲青縣交河等十一州縣申稱各鄉村去秋今春種麥

約十之一二奈冬月無雪自春至今亢陽不雨
狂風日作麥苗盡枯雖有澆灌者多則畝餘少
則幾分亦皆空秕各被災傷十分佈種秋禾有
出土者業已就槁未出土者竟枯爛不生小民
悲號弗忍聞見幸蒙屢檄救濟煮粥散賑復出
倉穀借貸撫恤備至然流移所不能免又據景
州河間吳橋靜海任丘阜城鹽山等七州縣申
稱去歲秋無雨冬無雪及今春夏不雨計種麥
者不足十分之二見今旱枯大約可收一分被

災九分之上秋禾僅佈十分之三而州土者又
僅一二其餘俱未播種恐四境流移就食者從
此日衆等因到府據此爲照府屬地方連年屢
罹災傷去冬無雪今春少雨已蒙兩院多方賑
救孑遺稍安不意入夏以來天道亢旱風霾時
作麥苗盡皆枯槁秋禾尚未佈種况頻遭饑饉
民鮮儲蓄見今糧價騰貴百姓日不聊生若不
破格蠲賑災民流離視昔尤甚合無早賜具
題等因又據真定府申據冀州深州真定曲陽無

極新河寧晉臨城衡水南宫阜平等十一州縣各申稱去秋今春種過二麥不及十分之一秋冬雨雪全無自春至夏亢旱風霾苗盡枯槁災重十分其秋禾全然未佈四境流移甚多又據定州趙州晉州武强高邑欒城行唐栢鄉藁城獲鹿靈壽安平隆平平山新樂井陘元氏武邑棗强贊皇饒陽二十一州縣申稱去秋今春所種二麥有十之一二者有十之二三者三冬無雪今春夏未雨窪下之田及有井澆灌者僅收

一分被災九分以上秋禾俱未佈種四境流移亦多各申到府據此看得府屬三十二城連遭亢旱兼以蝗蝻民不聊生賴蠲賑而僅免死徙而不圖今歲之被災尤甚也自春徂夏五月於茲雨澤未霑風霾時作千里之赤地蕭條可虞僅成之春麥枯槁殆盡閒或藉人爲灌溉可約二麥之收入然而地之有麥者特千百中之一槩以無麥之地積畝而筭其不災者亦絲毫耳而何益於成熟之數哉計一府災傷誠十分重

大雖設粥散穀以濟民饑而樹皮草根皆爲民
食然秋禾未佈農望將虛枵腹而待盡者慈父
不能有其子荷擔而挈釜者良民亦輕去其鄉
誠有如州縣之所慮也者相應申請具
題照例蠲恤等因又據順德府申據沙河鉅鹿二
縣申稱去秋今春已種二麥春夏以來雨澤愆
期盡屬枯槁已長者莖長不過三四寸穗頭不
過十餘粒率皆空秕無實各被災十分秋禾未
佈村落之民十室九空卽今塗門塞戶逃走者

十有二三伏乞軫念民艱廣借積儲急救燃眉
又據邢臺平鄉廣宗唐山南和任縣內丘七縣
申稱去秋今春大約種有二麥十之三四春夏
未雨麥苗枯槁間有園地并用水澆灌者目今
約收一分被災九分以上秋禾俱未播種民心
驚惶皆思逃移幸蒙煮粥賑借以故流離未甚
各申到府據此看得所屬地方自冬及春雨雪
俱無入夏以來亢陽益甚二麥收穫無幾秋禾
佈種實難雖煮粥放賑稍能收拾人心而猶少

人多何益窮黎餓殍合無俯從題
請破格蠲恤暫將本年起運稅糧酌其緩者停徵庶
流移可杜而邦本可保等因又據廣平府申據
邯鄲永年曲周雞澤成安肥鄉廣平威縣清河
等九縣各申稱去秋今春種麥約有一二分三
冬無雪入春至夏無雨風霾日作一二麥旱枯邯
鄲縣災傷十分其永年曲周等八縣間有鄰河
水灌麥田可望徵收災俱九分秋禾全未佈種
流移趁食甚多等因到府據此看得府屬九縣

連歲荒歉景象已不堪觀兹意今歲猶有甚於往年者自春入夏霖雨不施禱而弗效據各縣申報災傷二麥俱係旱枯間有水灌及河灘之處收能有幾今五月將半秋禾未播黎民有先因賑而留今復因荒而逃者不計其數且倉庫皆空拯救無術即移民移粟豈能徧濟懇將各縣本年錢糧停徵或再請借附近倉糧極力救濟庶災民可活萬一等因各申詳到臣除批行各道速委官查勘外該臣看得天災流行古今

代有然未有旱而蟲潦疫而復旱又旱至一年不雨者即湯有七年之旱未聞洊值於商亳之郊也周宣有雲漢之憂未聞其歷三四年之久也今以

畿輔數郡爲

皇上臨御首治之地

日月所先照

雨露所先潤乃自二十六年秋旱以來災祲疊見不一而足至於今則亢旱已逾十月赤地奚啻千

里天之降割何亟其仁愛
陛下而欲以災異警悟之者抑何深也臣於前月業
以畿民萬分危急賑救已窮上
請該戶部題覆仰荷
聖慈俞允發天津倉米四萬石以賑保真二郡於大
名所屬動支本色三萬餘石聽永邯等縣運取
賑借准於平糶米價內開銷追還又蒙
德音渙發未盡事件著撫按官便宜設法處置臣敢
不祗承

德意夙夜拮据以圖濟遺黎於萬一顧前月題請之
時猶望甘雨旋降麥可薄收今麥已絕望矣前
月民情之急猶止保真順廣四郡今河間亢旱
無麥與四郡同告矣樹皮草根旣已食盡子女
田廬無處可鬻向止無產者逃去今有地三四
十畝者且逃矣向止老羸餓死今精壯束手待
斃矣向爲盜止於暮夜今白晝搶掠公行矣況
夏至已臨雨澤猶未霑秋禾猶未播景象更異
於前月人情莫必其死生非仰

陛下本精誠以格
穹蒼霈
膏施以代雨澤竊恐閭閻窮迫之衆將盡化爲寇
攘而
畿甸杌隉之形可立見於旦夕也除臣奉職無狀
久已席藁仰俟
斧鉞外所據保河等五府各申稱夏災重大相應遵
例奏
報然救荒無奇大要惟蠲與賑二端往時蠲止存

留而不及起運以今時勢似不容不大破拘攣

矣賑從便宜旣奉有

明旨原若可以無言但地方物力已耗饑民待食無

窮倘徼

陛下龍靈以六月初旬雨澤霑足猶可設法濟艾若

過六月初旬而未必雨雖竭臣之力併竭倉庫

官民之力何能有濟尚須仰屋

聖慮查照先年賑恤河南故事

大發內帑內庫之藏普救萬死一生之衆臣不敢不

預言以爲將來地也伏乞
勅下戶部查覆將各郡災傷照例轉行各巡按御史
覆勘具
奏破格議蠲至於廣收賑緩催徵勸輸借或暫留
紙贖事例平糶米價等項以接濟倉庫之所不
足俱容臣相度時勢一面咨部商確一面便宜
從事庶腹心赤子不盡淪於死徙寇盜而
輦轂近地可免意外之虞矣等因奉
聖旨戶部知道欽此

原缺

畿南災困已極乞　賜暫蠲秋季馬匹疏

為

畿南災困已極仰體

聖明德意乞

賜暫蠲秋季馬匹以少甦孑遺事竊照春秋兩季俵

解本折馬匹一以備邊營之兌領一以裕冏庫

之貯藏事關

軍國大計固無敢輕議蠲也第馬價之徵輸在民民

力之豊耗在歲使歲值中欵猶當竭力以效惟

正之供儹間值大歉而非疊荒之極即稍微亦
足以示寬恤何敢遽議蠲裁臣撫屬
畿南六郡而保河眞順廣五郡前歲苦旱蝗去歲
苦蝗今歲復苦旱閭閻空虛流殍載道其顛連
困苦與搶刼橫行之狀臣已節次奏
聞矣仰蒙
皇上軫恤一
發賑未已而至於再再
發賑未已而至於三臣嚴督有司晝夜循行郊野家

乳人哺然後溝瘠稍起然流徙於四方者猶未

盡歸盜賊之嘯聚於山澤者猶未盡解散也自

去冬來催徵不前有司者尚多敲朴以冀免朝

覲參罰臣檄行道府令分別錢糧緩急戶口貧富急

者先而緩者後富者先而貧者後顧積荒凋耗

不獨貧民枵腹雖富室亦多懸磬歷春夏至今

其能勉竭錙銖以供公賦者能有幾哉在各項

起運存留錢糧見行各道府勘災酌議聽按臣

奏報另

請破格錮恤外惟是備用本折馬匹俵解有期遲悞
有罰而公私值交匱之秋庫藏無半鏹之蓄有
不得不先為請
命者臣謹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安　何
督理印馬屯田御史牛　議照馬政之虛實
關乎
國之富強而民生之困窮尤繫
國之命脉今宇內幸
聖主威靈四夷賓服戎馬不試見在冏馬一萬五千

餘匹冏庫積貯將以漸充盈且本折俱稱備選其視京邊錢糧因事而制費計軍而受餉者似猶可少緩也况災荒已極徵解實難雖目前禾稼被野日來霖雨爲祟尚未卜所終而滹易漳溢諸水大發已有蕩沒田廬衝浸城郭者矣去歲春月臣與前按臣諸臣會議本色馬改解折色今併折色無可措辦往歲撫按諸臣曾議獨馬價而部允停徵今之荒非往歲比若暫停於一時併追於他日猶恐羸弱積病之夫而兼舁

擔石之任祗益速其蹐頓耳臣等仰懇
聖慈俯察三歲疊荒實係不常有之厄
軫憫三輔餘黎暫
施不常被之恩
勑下兵部查議將保河眞順廣五府本年秋季本折
馬匹
特賜蠲免旣厚賑以救其死復薄徵以恤其生則嗁
嗁萬姓益感
如天之仁祝

齊天之壽而根本重地亦可保寧謐矣再照保定之
易州定興淶水新安新城容城雄縣河間之靜
海任丘青縣皆無俵解大馬而有寄養寺馬計
畝均出草料視俵解尤重而荒年草料尤艱合
無查將京營及各鎮應兊馬匹先儘前項州縣
給發其解到寺馬應寄養者仍免其兊領庶災
黎均受一分之賜無復有向隅之嗟乞併
勑兵部覆議上
請恭候

聖明裁奪施行臣等無任祈嶺待

命之至等因奉

旨兵部知道欽此

海濵屯田試有成效疏

爲海濵屯田試有成效酌議留軍併墾召民兼種以資兵餉以永固重地事萬曆二十六年正月內准戶部咨爲東省防倭方亟講求集民闢田之方以足財計以贍軍與事內開江北畿南可墾地殊多不獨山東爲然合行各該撫按官督行各司道查有荒蕪田地悉令開墾仍查績用成否分別殿最則實政克修富饒可待等因

題奉

聖旨依議行欽此欽遵備咨通行在卷臣於是年八

月內荷蒙

聖恩叨任天津登萊等處海防廵撫九月內即躬廵

海上竊見天津葛沽一帶人煙稀濶荒草彌蔓

問之土民咸謂此地從來斥鹵不堪耕種間有

近河滋潤稍藝菽豆者每畝收不過一二斗臣

竊以爲此地無水則鹻得水則潤若以閩浙瀕

海治地之法行之穿渠灌水未必不可爲稻田

而一時文武將吏無肯應命者至二十七年秋

臣復牌行長蘆運判裴應坤靜海知縣戴大標
親詣各地方查勘土脈始以臣言爲必可行臣
即行天津道坐委裴應坤專督其事令會同協
守副總兵陳燮相度疆理會魚葦稅使掺索荒
田軍民驚擾各官徬徨巡束手不敢舉事者一
載臣竊以爲墾
旨墾地與私田不同務餉供兵乃
軍國大計復檄該道斷在必行至今春始買牛制器
開渠築堤一時並舉計葛沽白塘二處耕種地

共五千餘畝內水稻二千畝其糞多力勤者畝
收四五石餘三千畝或種菊豆或旱稻菊豆得
水灌溉糞多者亦畝收一二石惟旱稻竟以鹻
立槁臣近巡歷天津親詣查勘據副總兵陳燮
禀稱水稻約可收六千餘石菊豆可四五千石
於是地方軍民始信閩浙治地之法可行於北
海而臣與各官益信斥鹵可盡變爲膏腴也夫
天津當河海咽喉爲
神京牖戶自倭警震鄰開府設鎮置將增兵而其

地益重今鯨波雖息內備未忘矧中原多事之秋尤未雨徹桑之日見在水陸兩營官兵尙存四千人歲費餉六萬餘兩原無請給

內帑俱係派民間欲留兵不免於病民欲恤民則無以給兵臣嘗蚤夜熟思惟有屯田可成斯得之兗長策今幸而田可底矣然召募之兵非有室家婦子之助計一夫耕種不過四五畝卽畝收三石不過六萬石而可墾荒地連封接畛奚啻六七千頃若盡依今法爲之開渠以通蓄洩

五

爲之築堤以防水潦每千頃可致穀三十萬石以七千頃計之可得穀二百餘萬石此非獨天津六萬金之餉可以取給即以充近鎭之年例省司農之轉饋無不可者且地在三岔河外海潮上溢則取以灌漑於運河無妨白塘以下多鹻地原無糧差白塘以上爲靜海縣民地或五畝十畝而折一畝糧差不過一分八釐民願賣則給價不願則田成給種與民情無拂就中經理得宜行之久遠可不謂萬世之利哉惟是地

廣則墾治之難田多則耕種之難必招徠數千家而後能任數千頃之地必郡聚數萬人而後能供數十萬畝之耕且人情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即如地方十里為田五百四十頃二面濱河三面鑿渠與河水通渠廣各一丈五尺四面築堤以防水潦高厚各七尺又中間溝塗之制條分縷析大約用夫六十萬人而後可以成功無論北人慵惰憚於力作即有南方善耕之人誰能集衆裹糧百十為群越數千里以從難成之

役其富商大賈衣輕策肥操奇贏坐收三倍又
誰肯捐數萬金之貲以勞形畎畝此闢地生財
之說雖屢屢
廟議而未將成績也臣今爲計惟有用軍墾田以函
召民軍能墾而不能盡種民能種而不必自墾
軍有月糧而無雇值之費民無勞役而享可耕
之田然後趨之若流水應之如赴聲策無便於
此者然非見在水陸兩營之兵所能獨成也微
以四千之衆勤力於二萬畝之耕又三農之餘

無廢其坐作擊刺之業其操奋而從事於濤築所就能幾何哉臣惟天津三衛官軍本爲防海而設後以海上無事虜騎憑陵遂調赴薊鎮防守至萬曆二十年來倭急則議留倭緩則議調旋留旋調展轉無常臣不得已而有春秋遞防邊海之議蓋防邊者一時之權宜防海者實祖宗之額制也今海波固稱暫寧薊門亦幸當閑暇臣請以防海官軍用之於海濱墾地計左右兩營軍共六千併水陸兩營之兵總得萬人除人

各耕種外每歲開渠築堤可成田數百頃一面
召募近地殷實居民及南人有貲本者聽其分
領承種少或五十畝多不過一二頃悉令倣照
南方取水種稻本年開耕姑免起科以償其牛
種器具之費次年每畝定收稻米五斗以後永
爲世業其軍兵除自種五畝每畝定收稻米一
石五斗其有父兄子弟願領種餘田者聽各營
中軍總哨及天津三衛官舍有力率其子弟僮僕
願領種者聽總之多不許過二頃數年之後荒

地漸闊各軍兵且屯且練民間可省養兵之費重地永資保障之安倘邊境狼烽長淨兩營官軍常留屯可也萬一虜騎可虞復調而春秋遞防可也蓋薊保兩鎮原屬一體薊有警保鎮兵馬當不待調召往援矧津門與通灣咫尺可朝發夕至其在津亦何以異於在薊哉至於米粟漸多可充近鎮之年例民居漸廣可實海邑之版圖併一切署置調度事宜容臣次第區畫具奏非可以一端盡也臣謹會同總督薊遼保定等

處軍務兼理糧餉經畧禦倭兵部右侍郎兼都
察院右僉都御史萬　叅酌相同相應具
題伏乞
勑下戶兵二部再加查議題覆上
請恭候
聖明裁奪施行其於地方兵食大計似不無小補矣
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該戶部覆議爲照墾荒力穡足
食良謀且練且屯邊防上策天津環海荒地南

自靜海東至直沽等處頭望無際墾熟則成膏
腴棄置則屬荒蕪緣邊有可耕之地而無其人
南人有耕作之力而無其地邇年以來節經諸
臣建白先該天津巡撫萬　議欲募人捐貲
內濬溝渠外築塘堰都水司主事沈朝煥請聽
民開墾建閘蓄洩許爲世業俱經依議覆
准向無成効蓋緣天津一片砂磧鹹水橫溢非損數
萬金則堰閘未能建築鹹水何以堵截非用數
萬人則荒蕪未易開墾斥鹵不堪蕃畬逐末商

買詎肯輕萬金以成難成之業土著遊民未肯出餘力以治難治之田今撫臣汪　以閩浙瀕海治地之法督行道府副協等官買牛制器開渠築堤墾熟舊沽白塘二處堪耕地五千餘畝收穫水稻菊豆萬石有奇不用巨商大賈坐收厥績濱得勞民勸相之義但墾熟者止五千餘畝其未墾荒地尚有七千餘頃委當推類益廣地利據議即以營衛軍兵併力耕治無警則務農深荒分壞定則有警則因時操練聽調赴

援募民力作不煩勞費而佃可耕之田畫畝起
科不事苛征而享殷阜之利非惟津餉六萬可
免加派將來近鎮年例不無稍省國計邊防㒳
有裨益相應依
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保定巡撫都御史督行道府等官照
依題議事理着實舉行其間工作物力條分縷
析悉聽便宜區畫事竣甄別勤惰具奏破格懲
勸仍類造地糧總冊報部每歲終天津道將墾

過地畝收納糧米及抵充津餉各數目造册送
部備查伏候
聖明裁定臣等併咨薊遼總督及都察院轉行順天
巡按御史一體遵照施行等因奉
聖旨依議着實舉行欽此該兵部覆議爲照開墾屯
田原以裕
國供兵誠爲永利而議留天津三衛班軍用以及
時屯種尤屬可行惟是事屬邊疆遼難允撤先
該本部查照保定撫臣汪　題內事理轉行

薊鎮督撫詳議的確去後今據督撫等官萬
等咨回內稱薊門咫尺
陵京諸虜環窺一隙不可弛防議量留春班軍一千
名餘俱照舊赴邊修守蓋天津急在儲胥不得
不議盡留以資力作薊門重在保障不得不斬
予以備踈虞各有攸當也但以邊關之防守論
則秋高最屬緊急而春防次之以內地之屯種
論則春作亟空播種而秋成次之查得春防班
軍毎年定以二月終到邊六月初撤放此正塞

上奏弓臥鼓之時而田間深耕熟耨之際也臣

等權衡緩急就中斟酌合將春班官軍盡數留

彼屯種爲便秉一時之閑暇供三春之耕作省

三月之往返裕一歲之蓄餘田此於積貯大有

所益而轉輸便易於實塞未嘗不利焉抑亦彼

此兩全之策也至於秋防及以後兩防俱應照

薊鎮督撫所議毋得援以爲例既經各該督撫

題咨前來相應酌議覆

請合候

下將今春赴邊班軍三千名暫留天津與原設水陸官軍四千名協力屯種其秋防及以後兩防俱照舊赴邊修守其松棚一路所轄各關口聽該鎮督撫官就近暫撥標兵貼防毋致顧此失彼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